



NLIC2970789178

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

在城市里

流浪

王勇英 著

广东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王勇英 成长小说系列



NLIC 2970789178

在城市里
流浪

王勇英

著

· 广州 ·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城市里流浪/王勇英著.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2. 6
(王勇英成长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405 - 5265 - 7

I. ①在…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5145 号

出 版 人: 孙泽军

责任编辑: 翁 容

封面设计: 瑞凌工作室

责任技编: 王建慧

在城市里流浪

Zai Chengshi li Liulang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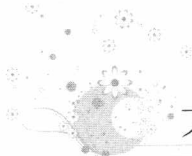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印 张: 5.5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83792970



大米遇到树棍 / 1
不一样的梦想 / 25
做坏蛋的辛酸 / 54
树棍的“毒”门武器 / 71
来吧,流浪狗 / 100
小偷也被盗 / 134
非同凡响的决定 / 151

大米遇到树棍

大米从车站出来，面对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群，有点迷茫，还有慌乱和几分说不出因由的激动。

大米来城的最初目的只是想挣点钱，好把家里快歪倒的老房修筑好，最好能把其中两面被雨水浇蚀得不成样的老泥墙换成砖墙。大米有信心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挣到修屋换墙的钱，因为他来投奔的是一个有大本事的表哥。

大米没见过这个表哥，只是听亲戚们说他在城里帮一个大工头做领工，也就是二工头，事业搞得不小，也能挣钱。他前两年回老家满村招摇，让人们看到他一溜儿挂在腰头皮带上的四部手机。人们都说他是大能人，需要同时使用四部手机指挥工作。大米的阿爸就打定主



意让大米进省城找这个远房表哥，到他的工地做个小工。大米阿爸把表哥的名字、手机号码和地址写在一张烟盒纸上。大米把这张纸条和钱一起放在最贴身的内袋里，然后把衣服、干菜、红薯和芋头一起塞进一只蛇皮袋里，就到镇上搭直达班车来省城。

在车站左侧的台阶和广场，很多人都坐在那里休息或吃东西或等车等人。其中一个身穿灰色 T 恤和大短裤的少年在人群中转悠着，眼睛专门在人们的口袋和包包上扫来扫去。不少有经验的人都把他当成小偷，防备着他。

其实，他就是个小偷。

这个小偷叫树棍，身材跟名字非常符合，就像一根干干硬硬、表皮粗糙的树棍。让人难忘的是他的眼睛却闪着少见的灵光，一种还没有丢尽童年单纯和天真稚气却又有点土土味道的灵光。当然，同时也闪着一种贼光，对钱和食物贪婪的贼光。

今天是树棍正式做小偷的第三天，他从电视上看新闻报道说车站人多，小偷容易偷东西，这几天就专门到这车站来找活做。这几天他看够了人来人往，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好偷哪些人难偷。



当大米背着蛇皮袋在出站口张大嘴巴转动着脑袋到处乱看时，树棍马上就把他定为下手的目标。

前天树棍只摸了一个人的裤袋，摸到手机却来不及拿到手人家就走了。昨天又摸了一个女人的包，抓着一把刀子，被割了一块皮流失了几滴血。今天遇到这个刚从乡下进城的小家伙绝对不可以再失手。他心里明白再没收获就要挨饿。

大米不知道树棍是小偷，见到他看着自己，就友好而憨实地对人家笑笑。树棍顿时心花怒放，心想这家伙太傻，只要耍点手腕连他整个人都可以骗去卖掉。

“你好呀。”树棍主动上去搭话。

“你好。”大米对这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少年还是很信任的。

“看你的样子是第一次到城里来的噢。”树棍友好地提醒他，“你的钱物要小心保管好。贼多。”

大米被他这番话感动得心窝发暖。他拍拍放钱的地方对树棍说不怕，他已经放得好好了。

树棍搭着大米的肩膀，热情地说他等的人还没有到，时间也还早，干脆先送他去公共汽车站，怕他不懂路走丢了。树棍实际上是把大米往人更拥挤处带。大米却不明白树棍的用意，还想着等会要送他些红薯、芋头和萝



卜干答谢呢。

在人群里挤了一下，树棍突然就不见了。大米来来回回地找了几次还是找不着，心里有些内疚，觉得人家热情地帮自己，什么都没送他。

又有一批人从车站里涌出来。

出门之前阿爸叮嘱过大米，到了省城就在车站找个公用电话给表哥打电话，表哥会接他。阿爸说前年老家有人来城里找表哥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找着的。大米到车站的一家小店门前探头探脑地看，那里有公用电话可以打。

正在抓脚的胖老板娘看他走近就粗声粗气地问他是不是想打电话。大米说是。老板娘伸出胖手：“把电话号码给我。”在这里经营多年的她，一眼就能看出像他这样的乡巴佬肯定不会拨打电话。

大米用腿把蛇皮袋夹住，从内袋摸钱包和纸条。结果一摸就心慌了，钱包没有了。

“不见了，钱包，我表哥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大米无助地看着老板娘。

“肯定是被小偷扒了。”老板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声音也是冷冷的。她每天都能遇到好几个被小偷扒了财物的乡下人，他们那种慌张无助的样子也看习惯了。

摸走大米钱包的人是树棍。

现在他已经在人少的街角处打开钱包看赃物。

布包一重又一重，树棍轻轻又轻轻地打开，激动得手有点发抖。同时心也有点特别的感觉，他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从乡下进城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用布把钱一重又一重地紧紧包裹着的。现在打开这个包里的钱就像打开自己包里的钱那样很有熟悉感。

包里的钱有一大扎，都是被压得硬硬直直的一张张散钱。树棍数了一下，也就大约六十来块，心里想：“好大胆的穷小子，只带这点小钱也敢出来闯世界。”

树棍在钱中发现一张纸条，他拿起来横看竖看，只看懂一串数字，数字之外的文字看不懂。他对字条不感兴趣。

树棍无意中扫了一眼街南头，看到臭名昭著的大头鱼扭着脸咬牙切齿的好像在骂着谁一走三抖地朝这边走来。树棍立即浑身紧张。树棍见过几次他威吓逼抢几个刚刚做小偷的新手的劳动成果，出手极重，不见血不收手。树棍也曾被他威胁过，以后偷到什么东西都要孝敬他，否则要被放血。

大头鱼比树棍要大五六岁，在这个城市混过五六年，是个有些死胆的老混，霸气十足。树棍自知瘦小斗不过

他，每次远远见到大头鱼就躲闪。

树棍闪电般地在被大头鱼发现之前消失。

那张写着手机号码和字的纸条连同包钱的布被树棍情急之下随手扔出，落在垃圾桶旁边。

树棍刚刚消失，大头鱼就走过来了。

大头鱼刚到这个城市的第一份工作是收破烂，干那行当整整三年。后来去建筑工地做工，给一个工头当小带工，挣了点钱，为了显阔，花点小钱买了几部被转了几手的手机，带回那个闭塞的深山老家，张扬说当了工头，挣了大钱，惹来一大片羡慕的目光和赞叹声。可大头鱼当小带工的位置才三个月就被工头老婆的亲戚占去了，他不服，把工头老婆的娘家人给打骨折了，因此被赶出工地。他混来混去，最后混成了个二流子。在这个城市最杂乱的居民区里租了半间泥屋，整日东游西荡，专门诈一些比他弱小的小偷，自己也顺便偷些东西。他在城里就这样混，但老家的人都以为他在城里是工头，过着火日子。

大头鱼以前干收破烂那活儿最久，因此落下了一个不太好的爱好：喜欢关注垃圾桶。凡从垃圾边经过必习惯性地探头看看伸手翻翻。后来他虽然改行做了小偷，这个爱好还一直顽固地保留下来。为此他常常被一些同

行混混们嘲笑他的扒手技术不行，偷不到钱物，只能找垃圾充饥。大头鱼觉得这个爱好让自己很失面子，但就是死改不掉，他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要往垃圾桶里看看，管不住自己的手要往垃圾桶里翻翻。

“我要忍，我要忍……”现在大头鱼扭着脸咬牙切齿地重复说着这三个字走过来，当他到这个垃圾桶前时，又条件反射地猛然停止脚步。虽然极力想闭上眼睛不看垃圾桶，可最后闻着垃圾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是把头伸过去，眼睛突然睁得滚圆，贪婪地狠狠地看，两条长手闪电般地像蛇一样游入把垃圾翻了个遍，没有翻到期盼的好东西。

“他大舅的，听说有人能从垃圾桶里翻到金项链、手表、手机之类，我怎么从来就没翻到？这城里住的人看来是越来越穷呀。”

大头鱼接下来更生气，他的手捏到了一团黏黏的口香糖，甩也甩不掉。

“气死了……”大头鱼气坏了，使劲在垃圾桶的边上擦。无意中看到树棍慌乱逃走时丢在地上的布团。顿时两眼放光：“好运要来了。”高高兴兴地捡起来，翻开，没有钱，却发现一张纸条。

大头鱼读过些书，又做过些小生意，字还是认得

一些。

“麻村*号……工头，胡大军……”大头鱼看看这名字，感觉很熟悉，“这不是我的名字吗？”再看看，手机号码，也是他去年还使用的手机号码，不过今年没有钱，停机了，手机也卖掉换钱交房租和吃饭了。

大头鱼觉得奇怪，谁会把他的地址、名字、手机号写在一张纸上还用布包好放在这里呢？

大头鱼把这张纸装进口袋里，大步往前走。大头鱼到一家博白佬开的白切鸡大排档，在最靠门的那桌坐下来，不停地喝茶。新来的服务小姐知道他的厉害，笑眯眯地又小心翼翼地走上来问他要点什么菜。

“今天我想喝个鱼汤……”大头鱼边看菜单边说。

“现在只有大头鱼。喝大头鱼汤吗？”服务小姐热情地问。

大头鱼马上就动怒了，拍桌子大骂：“什么意思？”服务小姐吓坏了，老板娘赶紧过来赔笑着说：“这个汤送给你。你今天的餐费我们打五折……”

大头鱼这才把怒火收了一半：“这还差不多。那就来个大头鱼汤。送的噢……”

刚才大头鱼拍桌骂人的时候吓到了坐在最角落的一个人，那就是树棍。他万万没想到大头鱼竟然也到这里

来吃饭。“该死的，我逃到哪他就跟到哪。”

树棍绝对不甘心把自己的这碟青菜和回锅肉白白孝敬大鱼头，可万一被他发现自己在这里吃好吃的不孝敬他老人家，肯定没有好下场。树棍的脑子转得快，从地上拾了一张纸，撕成两片眼镜片的样子，分别挖了洞，用饭米粘粘就贴到脸上露出眼睛，再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大头鱼看了他两眼就不愿意再看第三眼，觉得脏脏的反胃，虽然他自己也是汗味臭烘烘的。

树棍这餐饭吃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大头鱼还要等什么人，要吃到什么时候才走。只要大头鱼不走人，他就得慢慢地继续嚼着饭菜磨时间。

树棍不知道，此时被他扒走钱包和纸条的受害人大米也在经历着沉重的痛苦。

这时候，大米正茫然地走在街上。家是回不去了，他身上只有八块多的零钱，路费远远不够。而且出门的时候阿爸就说过了，这一离家就要做到年底才能回。他天真地认为，表哥是个大工头，只要到工地去打听，应该有人知道。他就这么一路乱走着。

大米看上去是比实际年龄显得成熟、老相，但他毕竟还是十四岁的少年，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城市寻找一个

没见过面、只记住名字的远房表哥终归有些惶恐。

对面一个把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女孩开着一辆摩托车横冲直撞过来，一只手撑车，一只手拿着手机接听，好像在跟谁吵架，火气非常大地吼叫着。

大米远远就闪开，可那车到眼前时还是朝他直撞过来，情急之下大米跃到旁边一个垃圾桶上，车轮在距离垃圾桶不到一掌之处偏开朝前而去。好险。大米刚刚暗暗庆幸自己跳得快，此时，咔嚓一声，垃圾桶几乎被压扁了。大米自小在家里奔山爬树骑牛，也加入过村族的狮子队练过几拳脚，身手还算敏捷，一个飞跃就回落到地面。

花毛少女回头目击这一场面，惊喜万分，一个飞车转回，在大米面前紧急刹车，死盯着他看。大米被看得很不好意思。

“请问高手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花毛少女突然跳下车一把抓住大米的手问，“我临时请你当我半小时保镖，帮我吓唬一个无赖。他总是到我的学校门口拦我的路要我做他的女朋友。我烦死了。今天他约我见面一定要做出决定。我只好费尽心思把自己打扮成最丑最野的花杂毛去见他，希望让他看得恶心自己退走。可是我觉得还不保险，多加一个高手就万无一失。我们一起把他的胆

吓破让他以后再不敢来吓我。”

这个女生出口就吐粗话且出手粗野得吓人，大米有点怕她。

“怎么样，高手？”花毛女生大吼一声，把发呆的大米吓得摇了摇头。

大米想到吓唬人可能会导致打架，有点犹豫，他不能一进城表哥还没找到就先去打一场架吧。

花毛少女看出他犹豫了，恳求他一定要帮忙：那家伙很坏，不吓唬他，她没法上学，只要再过一个学期她就中专毕业，毕业以后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工作，就安全了。花毛从钱包摸出五十块钱放到大米的口袋里作为半小时吓唬人的工钱，保证不要他出手打人，只要把敢打人的工夫和恶气表演出来就可以了。

大米想想，这个忙可以帮。既做了好事，又能挣到钱。

大米背着蛇皮袋上了花毛女孩的车。

“坐好了。”花毛女孩话还没说完，车就开出去了。

花毛女孩飞车绕过两条街，在一家博白佬开的白切鸭小摊档前戛然刹车。花毛女孩跳下车，把大米从车上拉下来，叮嘱他的眼睛放凶点，脸上要用力布满杀气。

大米板着脸，眼睛好像看到老家的偷牛贼，凶凶的。

大头鱼看到花毛女生的时候吃惊得眼珠子都快要射出来了，好像看到了超级宝贝，狂奔出来大声啧啧称赞：“晓丽，你太美了。这头发就像我们老家山里飞来飞去的山鸡毛……”

叫晓丽的花毛女孩气得咬牙切齿，不知这个大头鱼到底是什么审美观，她特意丑化自己却被他视为天人，而且用的形容词还如此粗俗不堪。

“想得怎么样？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吧，要是敢说‘不’的话，后果很不好的。我不只是在你的学校门口等你了……”大头鱼的语气有点恶，还及时让眼睛闪些凶光让晓丽看看。

“大头鱼！以前我怕你。从今以后我不怕你了。”晓丽也故意奸笑几声，回头对大米招招手，“他是我的亲戚保镖，专门请来对付你这种无耻家伙的。如果你再敢骚扰本姑娘，他就敢把你踩碎……”

大米背着蛇皮袋凶凶地走上来盯着大头鱼看。大头鱼看到大米那身结实的肌肉，有点怵，硬打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踩给他看。”晓丽把一张椅子搬到大米面前。大米一脚踩上去，椅子就碎了。大头鱼吓了一大跳。

“再拍，吓不死他就把他拍了。”晓丽再搬来一张

椅子。

大米挥手一拍，椅子裂开。

大头鱼自知自己的斤两，绝对打不过这个空脚踩椅、空手拍椅的高手。在这个城市混迹多年的大头鱼也有自己的活命之道，遇到超强对手就要勇敢地抛弃自尊赶紧逃走。

晓丽看到灰溜溜逃命的大头鱼很是开心，狂笑起来跳上她的摩托车也飞车走人。

大米还沉醉在把坏人吓走的兴奋之中。

老板娘和服务小姐都不敢吱声，全都观察着大米，想看看他到底是哪路恶神。开餐饮业的老板，每天都要遇到一两拨这种靠吓人混吃的家伙。

其实，最惨的还是树棍，他看到大米连毁两把椅子之后就吓得面无血色，牙齿连嚼青菜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不应该到这里来吃这餐饭呀。”树棍后悔得骨头都痛了。要是大米发现他，还不把他也拍碎了？

树棍浑身抖了几下，脸上的白纸片就抖掉了。大米的目光立即准确地锁定在他的脸上：“嘿——你在这里呀。我刚才到处找你呢。”

“噢，我死定了。”树棍慌得连招呼都不会打。

大米大步走上来坐在他的对面，惊喜地看着树棍。